

雲林縣一〇六年度全縣語文競賽

鄉鎮市及分區賽 國中組 國語朗讀篇目

- | | |
|------------|-----|
| 一、旅人的眼睛 | 張讓 |
| 二、象腳花瓶 | 喻麗清 |
| 三、落花 | 白辛 |
| 四、夜市 | 林泠 |
| 五、遙遠 | 林文月 |
| 六、珍惜 | 吳晟 |
| 七、沉默 | 艾雯 |
| 八、燈光依舊亮 | 廖輝英 |
| 九、散步 | 孟東籬 |
| 十、五月輕訴 | 文采 |
| 十一、微笑 | 林鍾隆 |
| 十二、黎明送別 | 陳清俊 |
| 十三、夜 | 潘雅文 |
| 十四、小河滴水 | 周芬伶 |
| 十五、球迷的一天 | 陳文瀾 |
| 十六、益友 | 多兒 |
| 十七、掌中寶玉 | 林清玄 |
| 十八、母親的花圃 | 林懷民 |
| 十九、廟口 | 羊牧 |
| 二十、永遠不老的人 | 楊達 |
| 二十一、野柳無柳 | 季薇 |
| 二十二、捏黏土 | 鄭清文 |
| 二十三、知識就是能源 | 林明德 |
| 二十四、驚情 | 鍾怡雯 |
| 二十五、雪 | 張秀亞 |
| 二十六、黑暗之光 | 向陽 |
| 二十七、脫身 | 唐捐 |
| 二十八、夜 | 潘雅文 |
| 二十九、美麗的繭 | |
| 三十、諦聽 | 張騰蛟 |

一、旅人的眼睛

張讓

我喜歡旅行。或者說，需要旅行。經常便會有坐立不安的情緒，覺得應該走了。不管到哪裡，總之拔腳離開這裡。而我很清楚問題只在「這裡」和「那裡」，是欲掙脫時空的企圖，是打破現實的渴望。而所謂現實，是四面八方，物質和心靈無法超越的局限。我不談時光旅行或永恆，我只談一點叛逆的自由：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的日子，氣溫和陽光正好，和小箏坐在後院，面對一小片樹林和草地，看頂上的天空，在樹林間飛掠的小鳥，聽蟲鳴和鳥叫，感覺微風拂過肌膚，一邊讀書，一邊和小箏說話，那種從生活和時間走了出去的無重量感，恍惚便給我旅行的感覺。

旅行或不旅行，都使我思索旅行的意義。我想的是旅行的需要和目的：為什麼旅行？

早先我已經決定人不可能在家裡旅行，因為旅行必然的條件是離開。也就是，旅行追求的是空間的移動。更進一步說，以空間的變化換取時空的擴張和延長。因此人不可能旅行而不離家，正如不可能既站著又坐著。然而這時我發現旅行與其說是時空的移動，不如說是心境的變動。旅行不管再怎樣匆忙緊張，因為是自願而不是被迫，它的快樂來自這種必然的輕鬆之感。而這種卸去壓力的輕鬆之感，不過是情緒的一種變化，有時只在一念之間，和距離無關。換句話說，旅行終極的意義不過是一種心境。讀書、看電影、散步的平常愉悅，無非也就是精神上的旅行。而這種精神旅行的極致便是詩，所以法國詩人保羅發樂理說：「詩必然是心靈的假期。」像我坐在後院，心神透明如大氣，時空已經不重要。而實際的旅行，往往不超越坐在自己後院的興致，只是一場乏味徒勞的過程。

我心目中的旅行不包括艱苦困掙，重要在某種時空的轉換，心理上的更新。像一種人為的，精神的季節。

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走過陌生的街道，以平常沒有的雍容和優閒，不急著到哪裡去，只是為了「在」——現在，這裡。旅行的荒謬和驚喜在我們必須千里跋涉以換取「在」的心境，必須到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以實現生命在現實中失落或從來欠缺的氣象：一種美，一種境界，或竟只是短暫放縱的奢侈，童年的召喚。

二、象腳花瓶

喻麗清

啊，真是靜得太好。一個人，走在淡季的博物館裏。靜得這樣美，使我彷彿能夠「看見」我的每一舉步都在推動身邊的空氣，造成一種透明無聲的流動。靜得這樣美，使我想及孤獨的好處，它總不會使你過分的囂張。一個人孤獨的時候，大喜大怒大哀大樂都不至於了。所有的情緒都似乎沖淡成互容的境地，因而哀愁亦微帶喜悅，快樂亦略有憂鬱。「在群眾中，你生活於當時的時代。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時代。」真正是有感而發的至理名言。靜得這樣——有一種和平的寂寞，溫柔地在身心裏盪漾開來：燙過了的日本米酒的滋味，淨白溫熱，盛在精細的小瓷杯裡，獨自對抗著屋外的風雪與粗礫；那樣脆、那樣弱、那樣禁不起的——美。

信步來到史諾獵品陳列室。大象、獅、虎、麋和犀牛。史諾先生是「五大」名狩獵家之一，專門「槍殺」巨型動物。每一個標本旁邊都有他手持獵槍與動物屍身的合照。有人會對「死亡的遊戲」這樣著迷，真叫人吃驚。史諾先生不知道願不願意把自己的屍身也做成一具標本？日本有過一位藝術家，生前曾刻好一具木雕，跟他本人一模一樣，只有頭髮與指甲的部分是等他死後，請人另「栽」上去的。是的，那木雕上的頭髮和指甲是「真的」。然而如果你問我：「真」的是「活」的嗎？我卻答不上來。

噓，讓亡者安息吧。我帶你去看一隻花瓶。一隻真的象腳做的花瓶。以前有一個人，他本來也可以成為狩獵名家的。可是，有一次他打了一隻疑心的大笨象，那隻象，是頭軟心腸的母象，牠不能奔躲出槍程之外：完全不是因為牠跑不快，而是因為牠的小象不能跑快。那個人後來只要一閉上眼，還彷彿可以清晰地看到沙塵滾滾之中兩隻象——一大一小——拚命地跑著。大的顧著小的，小的哀哀驚呼。槍聲響起，老象山崩一樣即將倒下，那隻小的……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快跑，快跑，不要管我，不要停下……他彷彿聽見母象力竭聲嘶的忠告……

他作夢也不曾想到，那小小的象影，在一片黃塵裏竟掉過頭來又回到牠母親的身邊。母象終於轟然倒下了，塵土落盡處，母象的屍身恰恰壓在小象的身上。母象，做成了一具美麗的非洲象標本。小象是不堪造就了。他悄悄割下了一隻小象的象腳。就是這一隻可以插上鮮花的象腳花瓶。當然它是真的，看看那幾個腳趾甲，看那粗粗的皺皺的灰皮，是真的活過的一隻小象。那個人，他後來再也不在乎能否成為「名」狩獵家了。據說，他死後，家人散盡了他的一切收藏，唯獨這隻象腳花瓶，他在遺囑中指定了要捐給博物館。

三、落花

白 辛

早晨的空氣，清清淡淡的，像極夕陽下輕跳過林間深谷的一彎清流。我漫步到那棵樹下，一個小孩正搖著竹帚在清掃一地落花。仰頭望望，那是棵類似鳳凰，但不叫鳳凰的樹木，葉片兒老得沒有一絲新意，卻還綴著一樹橙黃的繁華，這季節，該是枝頭蕭索的時候，那繁榮的勁兒，反讓人有幾分畸形的感覺。

「這樹叫什麼？」我問那個小孩子。他頰上的紅暈給我健康和明朗的感覺。「我不知道，」搖搖頭，他說：「我們都叫它錢樹。」「為什麼？」我說：「為什麼你們叫它錢樹？」「你看！」他捧一把花瓣給我：「像不像一毛錢？」

我看那些花瓣，雖是凋落了的，卻似乎還存在著生命，薄薄的、粉粉的、嫩嫩的，每個形狀真都像一個角幣；淡黃的、鵝黃的、橙黃的色彩敷著它們，顯得明麗異常，一點兒也不使人有凋零的悲哀。

生命原就是這樣，有些在成長，有些在凋萎，事實上，成長固然是種喜悅，成熟的凋萎卻也未嘗不是壯烈，我們往往太過於重視表面的榮華而忽視了實質的意義，以致於有分享繁花絢爛的高雅，卻未必能為它們的成熟凋萎付予一份較為踏實的感情，無怪自古以來，落花給人的，多是不盡的哀傷。仔細思量起來，它們未嘗不是懂得生命真諦的一群，當生命屬於它們的時候，無拘無束，盡情的迸放；當生命宣告不再屬於它們的時候，痛痛快快的離去，灑脫、豪放至極，比我們雖然擁有生命之名卻無生命之實的人，不知高明幾許？過去，當我還不願深思的那段日子，一片落葉，一朵落花，常使我興起無限淒傷，看他們無聲的萎落，我幾疑那是正在失落的年華；而後，我知道為每件事情付予一個確切而肯定的意義，心理才不致那麼脆弱、激動得可憐了。

把玩著一捧「錢樹」的落花，我突然想起我們鄉下最流行用綠豆殼裝的枕頭，我睡過來的，那鬆鬆脆脆，酥酥軟軟的感覺，著實受用。那年，我離開家鄉到臺北求學，母親怕城裡人笑我「土」，幫我縫製一個標緻的木棉枕頭，好則好矣，卻害得我一枕上便想家，想那裝著綠豆殼的「土」枕頭，連忙寫信回去要一個。那次到知本旅行，第一次知道菊花可以泡茶，覺得甚是高雅，買了不少；現在，我想，用「錢樹」的落瓣縫製枕頭，芳香雖然已盡，讓它乾澀的餘味飄滿小室，躺著看詩，讀散文，夠了，再慢慢品嚐案几上的半杯菊花茶，神交今士古人，想來也夠「風味」的一件事吧？

四、夜市

林 冷

那條運河，久久地凝滯著，在我的小屋的門前。

也許流過去的是日子；是挖泥船劃開的，黑色的水痕；是燈光——那時辰，每個人都知道黃昏已經起程了，燈光像趕著的羊群似的，蜷集到運河的那一端去。還有笑語和人聲也結著伴渡過去。於是小屋的周遭開始寧靜下來，從白晝光影的世界中靜靜地退卻。

河的對岸是能夠同時容納太陽和月亮的，他們都說，那兒是夜市。

風從外港悄悄地湧了進來，帶著清沁的鹹味，一種和泥土相同的氣息。港邊，水面被護木塞滿了。那是斷了的陸地的鏈索，互相拉牽，拍擊，深深地嘆息。一群水手們忙著把鐵錨拴到石墩上，然後，像吹動口哨一般靈巧地，跳到岸上去。白色的帽子劃開暮靄，由一片黝暗到另一片；他們匆匆地穿過夜街——夜的街，那單調的調色板，為這偶然純白的一筆，遽然顯示出隱隱的，生命的蠕動。

夜市開始了。晚潮不停地上漲著，而夜市已經開始了。夜，是行將被淹沒的，小小的防波堤。

一個滿臉黑鬚的漢子，挺著風暴一般強勁的身軀，向街心冒著熱氣的擔子走過去。望著那賣魚丸的小姑娘，他獷野地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她彎下身子，那笑容她是熟悉的，她祇低頭數著碗裡的魚丸，灑上醬油，然後又加了一個遞過去，把一份笑容和熱意遞了過去。

燈光更亮了，因為夜更深了。

騎樓下面，小毛毛在母親的背帶裏使勁地哭喊。不知什麼時候，他看見了游來游去的魚群；那是一個小小的水國，一個四尺見方的白鐵盒子就算是城廓。小孩子們的頭擠得密密的，形成了水國上空黑色的雲朵。他們一勁兒撥著水，幾十隻眼睛都在流動，隨著水中受了驚嚇的小花魚流動。我靜靜地注視著，忘了是什麼時候，也不自覺地蹲了下去，在那捏滿了銅角子的手中放下兩毛錢。

也許每個人的體內都流著賭徒們的血液，我容許自己這樣想。因此我笑了，對不可企及的夜空嘲弄著。七月的星野，星子們像夜市般地展現，織女黯然地發著亮光，她讓她藍色的光羽掠過中天的空隙。遠處山峰的痕跡已不能再分辨了。我立在燈下，就是那盞豎立在街邊的路燈，我已站立很久很久了，彷彿一切事物又被重新估定，在這裏，即便是時間，也被醉漢和賭徒們不經意地撒在運河的兩岸，代替的是矇矓，是那凝滯的水流中的漩渦，全然無意識地紛亂著。

五、遙遠

林文月

我坐在這張室外用的塑膠椅上眺山望海，恐怕已經有好一會兒功夫了。

因為原先那一片一片在陽光下耀眼的波浪，現在看起來已柔和很多，而從左右兩側延伸過來的層層山巒，方才分明是清清楚楚，此刻竟有些煙霧朦朧起來。

這張椅子的高度有些不對勁，或者是那新漆過的白色鐵欄干有些不對勁，埋坐椅中，那條橫的白一色，正好擋在天水相連的部位，把天與水硬是隔絕了。我幾次試著把椅子的位置挪前移後，也只是造成分隔線的高低差別而已。如果直挺起腰身坐著，倒是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山水景象，可是這樣子太累人，所以最後選擇了把椅子拖到欄干邊的辦法，而且索性將兩臂搭靠在這條白欄干上，有時甚至還把頭枕在雙臂上；側眺山水，倒也別有情趣。

我所以敢這樣恣意採取自己喜歡的姿態看山看海，是因為今天下午整個「雅禮賓館」突然變得空寂無人的緣故。那些經常在早餐桌上見面的過客們——有東方人，也有西方人，白皮膚者有之，黃皮膚者有之，更有棕色皮膚的來自各地不同的人——不知為何，今天下午忽然全不見了。猜想：也許有的人正在演講；有的人正在訪問；或許也有人到一小時車程之外的城區去購物觀光也說不定。天氣這樣好，實在沒有道理守在這個房子裏。但是，我自己竟然在安排十分緊湊的節目當中，意外地檢到這一整個下午的空白。

午餐後，曾小睡片刻。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在臺北經常失眠的我，居然會跑到香港來午睡。大概是連日來天天會見各種各樣的陌生人，無形中增加的心理緊張，今天突獲鬆弛的關係吧。

午睡後，覺得精神爽朗無比，便在賓館內四處走動了一下，卻沒遇見一個人；連住在底層的陳嫂那肥胖的身影都看不到，遂上得二樓的這個陽臺來。

起初，我是站著憑欄眺望的。

有人告訴我：在那左右延伸而來的山巒之後，是灣外的海水；海水之外，更有遠山模糊；而在模糊的遠山之外，便是祖國的泥土。我從陽臺下的斜坡順序一路追尋過去，心想：拍打著這山腳下海灘的每一片海浪，應該也往返過大陸那邊的海灘才對。可惜肉眼的視力終究有限，即使像今天這麼晴朗美好的下午，都無法看到甚麼，所能捕捉到的，只是近水遠山，以及一些更遠處的想像罷了。

六、珍惜

吳 晟

每年夏季，正是陣雨——俗稱西北雨最頻繁的季節；也正是吾鄉收割、犁田、插秧，一項緊接一項的農忙時期。尤其是在午後，天色更令人難以預料，說變就變，而天色一變，不一會兒，往往立即雷電交加，米粒大的雨，隨之傾盆而下，吾鄉在田野勤苦工作的人們，因無處躲避慘遭雷殛的事件，時有所聞。

整個暑假，常跟隨母親到田裡，每當遇上這種時候，無論正在做甚麼工作，我總是急於趕回家，而母親總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以免損失農作物，或誤了農作期，常在雷電交加下，淋著雨回來。

若是正在曬稻穀，天色一變，家家戶戶曬穀場上，大大小小都急急惶惶出動搶收，唯恐搶收不及，穀子被雨淋溼，以致發了霉，發了芽，那就難以出售，損失慘重了。那一幅景象，真似古代驚心動魄的競技場。

這天下午，烏雲又突然密佈，晴朗朗的天空，一下子陰黯了起來，一道一道金閃閃的閃電，怒叫著的雷聲，由遠方逐漸逼近。耀目的閃電，閃得我心驚膽惶，轟隆隆的雷聲，震得我不知道所措，母親卻還沒有收工的意思，忍不住向母親提議：快回去吧，剩下的工作明天再來做吧！

母親抬起頭，望了望隔壁田還在趕著犁田的農友，望了望天色，平靜的說：不必急，雨還不會下那麼快。而後彎下腰，繼續一鋤一鋤鋤著種在田邊的這一系列番薯，我也只好繼續跟著撿拾。

為了供給養豬的飼料，上一季，母親將靠近排水溝的這一系列田邊，特別留下來改種番薯，於今番薯已長成，插秧期又到了，母親急於掘收完，以便趕得上插秧，然而，眼看豪雨即將隨著雷電傾盆而下，我實在惶急不堪。

閃電已更逼近，經我再三催促，母親終於說：你先回去吧！我把番薯收拾好了就挑回去。我不禁在心裡吶喊著：一百斤番薯才值幾十塊錢？這幾擔番薯才有多少斤？費了這麼大力氣，這麼多功夫，到底值多少？母親啊！您為甚麼不會算一算？為甚麼這樣珍惜？

但我怎麼敢說出來？母親平時常訓誡我們不可作賤農作物，母親珍惜的，原不是可以計算的價值，而是辛苦流下的汗水，而是可親可感的作物啊！

七、沉默

艾雯

來這岑寂的山裏，轉瞬已圓月三度了。這九十多個日子，就像一陣微風掠過渺茫的時間的大野；那麼輕微而虛幻的消失了，儘管到處進行著慘烈的戰爭，而被隔絕在這僻遠的小山村裏，生活是平靜的，平靜得有如古井裏的死水，只有沉默的苦酒，一滴又一滴地注進生命的杯子，近年來，我已呷慣了這一份並不可口的飲品，每當我獨坐山莽或佇立澗畔，就彷彿覺得我與繁囂的人世隔絕了，又恍惚是人群遺棄了我，於是我哀默地飲下了大量的苦汁，讓那份重量鎮壓著活躍的年輕的心靈……。

在日月的輪轉中，貧瘠的山村裏唯一的點綴——山麓酡紅的杜鵑凋零了，路畔芳冽的野薔薇亦杳然謝世，連藉以憑弔的殘瓣零蕊，都已無從尋覓，昨日尚是紅嫣白潔，今天就香消玉殞。朋友，時間是怎樣的摧殘著繁榮，盜竊著青春！在這一串時日裏，誰又知它給我們增減了些什麼呢？記得荷累斯曾這麼說過：「當我們談話的時候，可妒羨的時光悄然過去了，今天是你自己的，明天也許就不是你的了。」你也許會說這句話太過火了一點，它也曾帶來了新生，茁壯了幼嫩……但它畢竟是可懼的，當你稍一鬆懈，它便會偷偷地從你這裏竊去了一切。

幸福的人往往藉友朋間摯誠的談心來排遣寂寞，藉歡悅的娛樂來舒散為工作困繫的身心；然而，住山村裏的人是沒有這福份的。煩悶時，我只有拖著螢子的身影，蹣跚地在山林間漫步著。「超人」尼采曾把孤獨的散步，列為人生三樂之一，那麼能夠領略這份「樂」的，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呢？

如果說人生僅需空氣及一個寂靜的、可以躲避醜惡現實的環境為滿足，那麼山村將是最合適的生活地點。記得在城市時，除了極偶然的幾次遠足外，人是完全與自然隔絕了，整日價在煤煙中呼吸，在灰塵裏生活；你說出去走走吧，擠擠攘攘的人群與混雜著汗臭油味的空氣，也不見得就能寬舒你的心胸。可是在這兒就不同了，有高曠的丘陵，有迂迴的山徑，有錯綜的阡陌……清晨，你可以踏著草端似蚌殼裏才孕出來的珍珠般晶瑩的露水，緩步上寧靜的山崗；樹木都在清新的空氣裏輕輕地呼吸著，散佈著沁甜芳冽的氣息，大地平靜而安詳，有如一個酣眠中的少女，一會兒，朝陽酡紅著臉，從森鬱的山嶺後羞怯的顯露出來，一切都給抹上了一層稚鵝的茸毛般嫩黃的光輝。大地甦醒了；千百種鳥在樹梢唱出她們的讚美，那聲音就像春天映著陽光的溪水。田塍上，三兩個農夫披著柔和的陽光，正把耕牛趕向田裏……一天就這樣開始了，傍晚，你可以看到如火般璀璨絢麗的晚霞，燃紅了半邊天壁，從山腰湧起一片朦朧的暮靄，逐漸吞沒了峰巒、林木、村舍……蔚藍的碧空顯得更深邃而神秘了。

八、燈光依舊亮

廖輝英

六歲時，我坐在父親腳踏車的前桿上，被從海口的外婆家載回烏日老家。夜空如水，田野曠寥，長期跋涉到村子口，我早已睡眼矇矓，頻頻打盹。可是當車子小心翼翼駛在田埂路上，遠遠望見自家窗口兩盞暈黃的燈光時，我突然雀躍起來，因為燈光亮著，母親在家！那兩盞舊式燈泡，愉快的昭告我這離家一個暑假的孩子：妳回來了，我們都在等妳！

二十年後，我因病開刀。當年忠孝東路上猶未有今日大樓櫛比鱗次的盛況，建物上面的天空線，高低玲瓏烘托出來的，是一片灰濛濛的天空。我斜斜躺在十樓臨窗的病床上，正像那陣子的大部分時日一樣，我的心漾滿灰撲撲的低調，孤獨的目注著冬日午後，一點一滴的消逝。

開刀後的劇痛早已消失，然而時當青春年少，我的事業爬升到某一個峰頭上去；愛情友誼，一切如意……我竟然躺在這裡！割去了某個重要器官！而那些愛我我愛的人，卻活躍在我企及不到的地方！

當窗外的燈，一盞一盞亮起時，淒冷的冬日黃昏似也被緩緩的烘暖了。我凝視著一盞盞或遠或近的燈，想像那後面的某種溫暖：那是「家」嗎？那是使男人願意拚命、女人願意奉獻的家嗎？那是，當黃昏來臨時，張羅起一桌熱騰騰的飯菜，亮起一屋子等待的燈光，對那奔波的遊子大聲招呼著「歡迎歸來」的家嗎？

二十六歲的那個黃昏，「家」的意象，給我那孤獨而特殊的旅次，某種溫暖而有力的鼓舞。那以後的許多年間，我像許多青、壯年般，拚鬥奔波。婚前回家，無論早晚，我知道燈光亮著，母親在家，那使人願意愉悅的啟門而入；婚後成家，我每每在忙碌過後，匆匆趕回，為的是要為丈夫孩子，亮起一盞等待的燈光，張羅起未必豐盛，卻十分新鮮的飯菜。我喜歡聽回家的人那熟悉的開門、翻信箱、上樓的種種聲音，我更喜歡聽稚兒被奶媽用小車車推到窗下，焦急而甜蜜的喚著「媽媽——媽媽——」。

只有女人，才有這個權利，只有母親，才有如此幸福吧？我喜歡做個獨立自主，能決定自己人生、事業與婚姻的女人，可是，那樣的女人，並不表示同時可以卸下家庭和母親的責任，相反的，因為是凡事對自己負責的人，所以更應該為自己的選擇付出尊重、責任和努力。

九、散步

孟東籬

似乎我生活中的一切都跟「散」脫不了關係。其中之一，是散步。

早晨起來，第一件事，我幾乎就是「衝」出所睡的房子，到那更開闊的，沒有遮攔、沒有屋頂的地方去散步。我這散步，是頗為講究的：要有些燈光、有些樹木、有些人氣，卻又不要有多少人；要有文明的溫暖，卻又不要有多少文明的噪音與垃圾；要有花朵，有鳥唱，有清明的天，而不要老是寒風濕雨；要我夜裡不睡時可以出來散步，清晨早起時也可以出來散步。總之，是要一個擺著的好地方，我隨時要出來就出來，我隨時要進去就走進去的這麼一個可以供我優游的地方。

散步，對我來說，真是生活中至為重要的要素。沒有它，我的生活立刻會失去調節。散步，就像長江的洞庭湖一樣，是調節我的長江水的。當我鬱積的時候，我可以向那裡排洩，當我不足的時候，我可以從那裡獲取。

以前，我是常有鬱積的；當我有鬱積的時候，我就去散步，像那長江流入洞庭湖一樣，在那裡優游，在那裡婉轉，在那裡清洗，在那裡沈澱雜質，到後來，雜質沈澱了，清洗乾淨了，像一條素絲一樣，回到我住處，回到我生活的長江中，去過我的生活，去做我的人。

我相信，我是一條特別容易污染、特別容易混濁的水，必須常常沈澱，常常釐清。否則我就見不到清明，而見不到清明，就見不到我自己。見不到我自己，我就會過得渾渾噩噩，「莫名其妙」；而渾渾噩噩，莫名其妙的生活，會使我過得很不快樂。而我不快樂，我身邊的人，我家裡的人也會變得不快樂。

散步不但清滌我的心，而且會滋潤我，給我許多富富裕裕的東西。

當我散步而沈靜下來的時候，會感到生命的舒泰，做為一個人的好；會看到樹枝樹葉的真正的美——這些美，在你匆忙走過的時候，是不會注意到的，是不會看出來，領會出來的——會真正聽到鳥兒歌唱的好聽，會真正看到天藍的美好，看到樹梢在藍天的襯托下的搖動，會真正看到每一朵花真是活的；在這種心情中，許多你體會不到的道理和意義，妳會體會到，而這些體會會跟著一種「妙喜」。

十、五月輕訴

文 采

慫慫的。夏天就是這樣的討厭，每堂課都像上軍訓一樣叫人累乏。

窗外的樹梢上幾隻小鳥在吱吱喳喳的叫著；時而跳上，時而跳下。心中不禁想著，倘我也能翱翔於空中或者佇足於那遠處的山頂上，那該多好。

哦，對了，那遠遠的山，總是那麼詩意，總是那麼引人入勝的。妳不知道，每次坐在這個教室往外一望，自然而然就會看到她靜靜的屹立在遠處。有霧的時候，朦朦朧朧的；有太陽的時候，卻又墨綠得教人真想去撫摸一下。

記得初到這裏來的時候，朋友一直介紹著這裏的環境，什麼醉夢溪啦，情人橋啦，呃！好像還有什麼鴛鴦潭的，就是沒有說及這些山。我是個愛山的孩子，小時候每次到鄉下見到山時，總是樂得拍手大叫。父親就曾說過要我以後讀農科。其實，那時我也著實真喜歡種種花、剪剪草。家裡天臺上的花，幾乎就是我一手種的。記得那時我還養著好幾缸金魚呢！後來由於年齡一天天的大了，興趣也隨著日子在變遷，可是那份對山的喜好，至今猶未能忘情。

驟然，窗外傳來幾聲鳥鳴，下課的鈴聲也恰好響了。嗨！下一節課，可以到山上去了！

幾聲悶雷，驚醒於甜夢中。

窗外的暴雨正傾盆而下，陣陣寒風不斷從窗縫吹進來，下意識的想拉拉被子。可是不知何時，被子已經滑到床下了。

在家的日子，媽媽總是無微不至的照顧著我們，就連被子也會替我們蓋得妥妥當當的，而那時候就不知道珍惜那份親情，現在離開家了，才感到可惜。

前幾天看到書店都擺著母親卡，我才想起這個偉大的日子已經來臨。媽這個月剛好到臺北來，本想到書店挑一張漂亮的母親卡送給媽。可是挑了整整一條重慶南路，還是沒有一張滿意的。

不如自己畫一張吧！結果用鉛筆畫了一朵康乃馨，後面再小心翼翼的寫上幾行小詩——這是一朵康乃馨。僅僅是一朵，不過，它包含了您底孩子所有的敬愛和祝福。母親啊！您是一朵孩子們的康乃馨！惟有您，才有著歷史長青的親情！母親啊！您是所有人類的康乃馨，惟有您，才孕育得出亙古不滅的慈愛！在這偉大的日子，您底孩子虔誠的獻給您，這朵康乃馨。祝福您福壽無疆！

十一、微笑

林鍾隆

當一個人發覺自己做了某件聰明事情的時候，大概都會暗自得意，內心充滿了喜悅。可是，發覺自己不夠聰明，做得不漂亮的時候，心裏也會很後悔。

我最近突然領悟到，我的一家人，包括我的母親、妻子、大哥、弟弟和我，全是傻子。一門英傑是榮耀的事，一門傻子又如何？我竟然忍不住微笑了。

母親是最傻不過了，常常使得對她表示好意的子媳不高興。她不會讓人快活。譬如說，子媳們買了五六個大蘋果送給她老人家。她接過了手就說：「蘋果又不是沒吃過，一個要十幾塊錢。這樣貴的東西，買它幹什麼？」我在市場看到那醃得紅紅的鹹鱧魚，二十多年不曾嚐過了，就買了一塊試，滋味美極了，再去買一塊送給母親吃。母親吃過後，問我一兩多少錢，妻要我報少些，我想實報也沒甚麼關係。當母親聽到一兩八塊新臺幣時，就來責備我：「這樣貴的東西，下次不要再買了！」人家孝順她，她卻責備人，真是掃興。

昨天夜裏和朋友一道出去，盡興而歸，時針已指向十一點。到家門驚覺大燈仍然亮著，妻還沒有睡，在等我。我心中猛然湧起一陣內疚，又十分感動。我實在不忍她這樣苦等我。「你怎麼不先睡呢？以後早一點睡，不要等我。」人家體惜她等待的苦處，她卻說：「討厭你！」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問她：「你說什麼？」「討厭你！」她還是那一句。我知道她並非討厭我，她心裏的話不會說出口，出口的卻是違心之言。

大哥常常到我家來，有時坐坐，有時吃一頓飯，有時看看放在客廳的報紙。有時明知我在上課，不在家，他也一個人和孩子談談。老家有甚麼事，偶爾他會提一兩句，有時我也問他一兩件事。我們不像妻的姊妹，一聚在一起，就吱吱喳喳說個沒完。我覺得，每一次他來，我都不曾做到讓他覺得像在自己家一樣。但是他仍然想來就來，坐坐，看看，想談就談幾句，然後離去。

每一次我回到老家，只要弟弟在，又沒忙甚麼事，他就會坐到我身邊，一五一十地向我說，誰又請他做甚麼，賺了多少錢，甚麼事情做成功了，甚麼事情由於甚麼原因失敗了。對他所做的事情，我完全是門外漢。但是他好像不知道我是門外漢似的，喜歡跟我談他的事。我只會認真聽，而不知道該對他說些甚麼。

十二、黎明送別

陳清俊

黎明前朦朧的大地裹著酣睡中的萬物。遠處小小的寧謐的山谷裡，出現兩個黑影，他們無聲地向前移動，漸漸的，可以看出那是兩隻鷹。他們一前一後靠得很近。他們一點一點的移近，過了一會兒，那頭大的鷹望了望漸漸發白的東方，停住了說道：「孩子，是時候了，上路吧！」那隻小鷹——其實他已不算小了——低著頭，默不作聲，做老師的靠了過去，用嘴理著小鷹的羽毛，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仔細。看到小鷹細緻優美的羽毛，健壯的翅膀，做老師的感到無限的安慰，卻也有幾分感傷。小小入谷已是很長的一段日子了，而現在小小是要走了。

靜靜地，小小承受老師的梳理，牠的每根羽毛在老師的啄剔下，都愉快地歡笑著。然而他的心卻在抖顫。——這是最後一次了。

小小是他第一個學生，像所有初任教的教練鷹一樣，他熱切地想將自己所有的本事教給小小，也迫切地想使他的學生成為第一流的飛行者。於是白天鍛鍊小小的身子，調理初發育的羽毛，奠定小小飛行的基礎。晚上則不倦地告訴小小一些鷹的道理，小小是那麼善解人意，他為了不辜負老師的期望，加倍的用功，可是無可避免的常會犯錯，性急的年輕的老師便發怒地啄他，或用鐵一般的翅膀懲罰他，小小便傷心地垂下頭，淌淚；心中想著老師的話：「聰明而有智慧的鷹，是不會犯同樣的錯誤的。」做老師的望著傷心的孩子，也覺得心疼。除了練習飛翔外，小小更獨自沈思著鷹的哲學，漸漸地小小成了孤僻的鷹，他難得加入其他鷹嘻笑的行列，即使加入了，也是意興闌珊。跟其他的鷹總是談不到幾句話便覺索然寡味，只有和老師才能談得愉快，談得盡興。因而他常逗留在老師跟前。

小小的羽毛豐滿了，翅膀硬了，小山谷中除了教練鷹外，再也沒有其他的鷹能和他並翔了。曾隨著老師飛過許多高山，愉快地在大气中畫一個個優美的弧、滑翔，像彈丸般地俯衝，然後漂亮而又俐落的煞住。做老師的知道小小可以出谷了。

朝陽升起，老師遙望遠方說：「孩子，敞開胸膛去迎接廣闊的世界，去接受更多新的朋友吧！記住，每一隻鷹都有他的價值與優點。」小小回答說：「我會試著去結交新的朋友，改變我的生活態度。只是我捨不下這小山谷以及你。」大鷹溫柔地拍拍小鷹安慰他說：「別這樣沒出息，一隻偉大的鷹，要能獨立而無羈絆地遨遊於大氣中。當你飛翔時，什麼都別想，要專心致志的飛行，別想到我。」小小點點頭，凝視著初升的太陽，一種莊重感由心升起，決心去做一頭偉大而獨立的鷹。

十三、夜

潘雅文

當最後一縷霞光點燃黃昏，時間靜靜地流著，流向幽暗的黑夜。教堂的巨影漸漸模糊擴大，漸漸蓋住右面的十字路。而後一切便在黑夜。而後一切便在黑夜的巨掌裡。

路燈下，夜像沒有意義的站卡。

沒有停泊，沒有守候，也並不獨坐沈思，因為生命沒有停泊。當曙光升起明天的第一縷光芒，升起另一個站卡，唉！別盯著那盞在庭院中默默地燃燒的晚燈；別盯著淡淡的光吐成玫瑰色的幽雅。也不一定哼著守塔人那樣的曲調，誰能知道，你唇邊流露著神秘的笑意，流露著聽不見的喜悅。

教堂的鐘聲隱隱響著，路燈昏暗地照落街巷。鐘聲之外，路燈之外，誰知道路程有多遙遠？只是鐘聲隱隱響著，沈厚的密度瀰漫像遙遠的天際，瀰漫於星星閃爍在唇邊點燃一支聖歌；一座玫瑰色燃燒的城；一座靜默的庭院；握環鏽斷的銅門；餵機器齒輪以一寸一寸的光，像蠶般啃食嫩綠的桑葉，沒有可以辨認的自己，沒有莊嚴的意義，而你仍笑著，以破碎得承載不住的聲音笑著，日落之後，無人再去爭論存在，重層的黑暗遮護不了什麼，也孵不出蛋殼裡的一隻雄雞的明日。升起的慾念在心際掙扎，在急旋的方向上，站在此端與彼端都一樣，「不預卜什麼的，路標仍冷冷地指著漫長而單調的路。

寂寞像遠方搖曳的點點村燈，在此渾沌寂靜的夜，並不需以往昔的足音踩響妳的喜悅。存在是痛苦，但你很快便會忘記，忘記剎那的悲喜。或者像一顆流星，像凜然自焚的火種，投一生的憂戚於一瞬。或令生命的火種深埋于萬濤之下，於黃昏的夜。而你何嘗知道路標伸向何方？像水泡般的記憶正自心中升起，另一個夢升起，升起必將升起的幻影，升起流星般的憂鬱。

教堂被推向陰影裡，妳的思維好比螢火蟲般閃著，閃著一些殘餘的記憶。教堂的燈光幽淡得伸不出矮矮的短短堞垣，伸不出蒼苔蔓延的紅磚石階，讓它躲在夢裡吧，躲在上帝的圍牆裡，等待一隻引領的手。讓一切都尋覓夢之路，但一切都要裸露，一切都很單純。且把自己置入黑暗的透明裡，為什麼也勾繭中蛹的記憶呢？衝破重層的黑色，你便完成另一個屬於飛翔的投生，屬於多彩向光的存在。

光像冷峻的笑聲投射過來，你乃拼命地踐踏自己長長的影子。黑暗裏你已厭倦的心底。

十四、小河滴水

周芬伶

連續好幾天傾盆大雨，平日乾枯的山溝全都漲滿了水，好像河流也有了清晨的甦醒。

校園變成水的王國，渾濁的水流靈活地向前竄奔，連山路上也匯集了一些小水流，蜿蜒蜒，錯綜複雜，流向不可預知的方向。雨後的樹林有一股清後之氣，一如翻騰過的心湖，忽然平靜下來，落得澄澈清明。路人踩著跳舞的腳步，跳過一個個水窪，臉上都有好玩的神氣。我卻望著這些水流，怔怔發起呆來。

依稀記得有首歌叫「小河淌水」，以前哼它的時候，不能明白淌水的河流如何會引人愉悅高歌。作曲的人似乎懷有不可言宣的神秘喜悅，曲曲在歌中傳達，那是令人思想不透的。

現在，我望著這些狡黠的水流，似乎也能分享那歌中的神秘喜悅了。試想——經過漫長的冬季，厚厚的積雪慢慢溶化，水流從四面八方流來，所有的河流均漲滿了水。那水流啊！以火山爆發的威勢，挾泥沙俱下；然後，沸沸滾滾，向東流去；最後轉為溫婉寧靜，興奮地喘息。鬱積一季的熱情一旦釋放，奔騰翻攪，不可抑遏。

那水流啊！不知是那座高山上的積雪？那處梅梢的雪花？那處清泉的結晶？那一片窗前的雪景？全部到齊了，帶著厚重的泥土味，以及草木的芳香，風塵僕僕地降臨。河流才是歷盡風霜的風霜化身，他才是永不知疲累的流浪者。歌者於焉懷想。

又如果是幾朝風雨，豐沛的雨水滋潤了大地，充實了河流。試想——這樣甜美的水流，將使多少草木死而復活？將使多少田地肥沃？多少花朵因而綻放？多少魚兒更加優游？喜悅必是不斷的了。於是，那個首先發現春之奧祕的歌者，滿心歡欣地笑了，對著浩浩蕩蕩的水流，作出虔誠的謳歌。

我也有謳歌的衝動，只是百番苦思，仍然想不起那首「小河淌水」的調子，更不用說是歌詞了。或許我記錯了，那原不過是一首普普通通訴說河流的歌曲？或許根本沒有這首歌，「小河淌水」這四個字是我編造出來的？或許它不過是歌中的一句，或詩裏的片段，也說不定。就算有這首歌，或許我根本沒學會也說不定。不過，在這春之末、夏之初的清晨，懷想著一首歌，委實美得令人困惑。

一路走去，仍然找不到答案，望著那些狡猾的水流，我開始感到一絲絲煩惱。

十五、球迷的一天

陳文瀾

如果無法看到、聽到昨日的球賽，你必須懷著忐忑不安的心走進便利商店買份報紙；在數十張新聞紙中，拇指、食指、中指和眼睛同時在一陣搓搓揉揉、翻翻攪攪折騰下，確定到體育版存在的方位，掀開一角像是偷窺什麼似的皺眉低看。瞄到自己的球隊贏時，「唰！」一聲，身體頓時放鬆下來的攤開報紙，開眉綻眼的再耽溺的把標題看兩遍，順便欣賞別人的痛楚，說聲「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反之敗了，合上報紙，搖一搖幾下頭舒幾口氣，邁開無力的腿走個兩三分鐘，讓自己慢慢接受這個事實；再用如萬斤重的手撕開黏在一起的紙張，看看到底是那個白癡球員或是笨蛋教練出的紕漏。

球賽的勝負會決定你今天走進課堂、辦公室自己座位的路線和方式，縮頭或揚頭，打招呼聲音的大小，以及是否要從某些人的身邊走過。你的球隊連勝時，兩眼便不斷搜尋可能不敢出現的敵隊球迷；抓住課堂辦公室的每一縫空間，哼哼哈哈把戰況直敘倒敘重複許多次，直到別人煩死為止。要是連敗的話，只好小跑步兜來轉去繞道而行，到了座位上立刻埋首苦幹，念書、辦公，不理世事；這是避免讓別人有機會來安慰你，並不斷的提醒你這個事實，努力出一些餽主意，直到你受不了為止。勝負無情，比勝負更無情的則是球迷們對勝負的回憶與敘述。

走入餐廳，瞄到鄰桌有人在看另一份報紙，你不由自主的坐立不安起來，擔心是否在政治立場不同的報紙裡球賽的結果剛好顛倒。你裝得像是上廁所似的躡手躡腳的繞過他背後，看到一樣的結果不同的照片標題，卻感覺是另一場比賽般的，勝的好像又贏了一場，敗的彷彿又輸了一次。這時有個穿著印有味全兩個紅字的人出現，連服務人員也為之一楞趨前問道：「我可以問一個非常冒昧的問題嗎？」「可以。」「味全九連敗有何感想？」……你在一角聽到不免暗自神傷或偷偷竊笑。左邊和右邊兩桌不同隊的球迷滔滔不絕的說著，你忙不迭的豎起雙耳分心二用並作臧否，努力的不讓自己遺漏任何馬路新聞。

回課堂辦公室途中，踩在被驕陽炙烤熟燙的街道，三商巧福、統一超商、時報廣場的看板無時無刻不在刺激你此起彼落的腎上腺素分泌，便利商店裡的冰箱報紙簍也凝固著對峙的戰爭。

街道和球場同時被資本主義所書寫，認同和爭執也是。踏進光炫亂目喧囂刺耳的電動玩具店，一聲聲「HomeRun」破浪傳來，你又腰站在被擊出全壘打的傻瓜並抑制揍牠的衝動。

今晚在收拾我零亂的抽屜時，發現了一張去年的聖誕卡片，上面寫著：「珍貴的友誼，不是往事，不是塵烟，任憑它春來、秋去，無論我身在何處，且寄語白鴿話之東風。」卡片裏面寫著：「保康老友，很久沒有連絡了，不知如今可好，回憶往事的甜蜜的同窗生活。我們一起歡樂，一起讀書，互相說出自己心中的理想……」讀到這裏時，我不由得放下卡片閉上眼睛，從三年前和李世仁認識到變成室友的情形，開始出現在我的腦中。

記得剛上初三時，我由普通班調到了學前班，心中難免有幾分高興之意，也特別注意到這班上每一位新同學的行為，而李世仁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上體育課時，他喊「一二、一二……」的聲音特別大，操也做得很賣力，受到老師的稱讚。還有一點就是大家都叫他「總管先生」，令我百思不解，為什麼他會有這樣奇怪的外號？一直到有一天下午，我終於得到了答案，記得那天是星期六，下午老師留下來為大家加強課業，在老師還沒來時，其他大部分同學都出去吃午飯了，教室裡只剩下我和李世仁，我就趁這個機會向他提出了這個藏在我心中很久的問題——他為什麼有「總管」這樣的外號，他回答說：「我常常看不慣別人在上課時搗亂，尤其在上女老師的課時放肆無禮，往往勸阻那些同學，卻沒想到惱了那些同學，給我起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外號。」我了解他的處境和我初二時一樣，初二時我是風紀股長，由於管得太嚴，幾乎弄成四面楚歌。

由於我曾有和他相同的處境，彼此間也就漸漸的要好了起來。而放學後我們走同一條路回家，更是我們建立深厚友誼的主要原因。記得在學期剛開始時，他和另外一位叫張永鑫的同學一起騎單車回家，他們輪流載我，不久我們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改成了步行，我們兩人不好意思叫張永鑫陪著我們一起步行，就叫他獨自騎車先走，於是以後每次放學我都和李世仁一起慢慢的走回家。在回家的途中，我和他都發現了我們彼此有相同的興趣，這時起我就有預感他將會成為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隨著時間的過去，我們的感情也逐漸的加深起來，彼此更了解對方的性格及人生觀，發覺到我們不僅興趣相同，性格、理想、抱負都很類似。

我們希望有一天能到外太空和洪荒世界探險，發明「時光倒轉機」、「空氣汙染過濾器」，解決人口膨脹問題。更希望有一天，我們研究防止核子武器的東西，為我們的國家盡一份力，由於我們分享彼此少年的美夢和希望，我們的友誼就更密切了。

一位想要學習玉石鑑定的青年，聽說在遠處有一位年老的玉石家，他就不遠千里的去向老師傅學藝。

當他見到老師傅，說明了自己學玉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像老師傅一樣成為眾人仰佩的專家。老師傅拿一塊玉給他，叫他捏緊，然後開始給他上中國歷史的課程，從三皇五帝夏商周開始講，講了幾個小時，卻一句也沒有提到玉。

第二天他去上課，老師傅仍然交給他一塊玉叫他捏緊，又繼續講中國歷史，一句也不提玉的事。就這樣，光是中國歷史就講了幾個星期。接著，他向年輕人講中國的風土人文、哲學思想，甚至生命情操，除了玉石的知識之外，老師傅幾乎什麼都講授了。

而且，每天他都叫那個青年捏緊一塊玉聽課。

經過幾個月以後，青年開始著急了，因為他想學的是玉，沒有想到卻學了一大堆無用的東西，有一天他終於鼓起勇氣，希望向老師表明，請老師開始講玉的學問。

他走進老師的房間，老師照往常一樣交給他一塊玉，叫他捏緊，正要開始談天的時候，青年大叫起來：「老師，您給我的這一塊，不是玉！」老師笑起來說：「你現在可以開始學玉了。」

這是一位收藏玉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故事，有非常深刻的啟示。對於學玉的人，要成為玉石專家，不能光是看石頭本身，因為玉石與中國文化是不可分的，沒有深厚的文化素養，不可能懂玉。所以老師不先教玉，而先做文化通識的教化，其次，進入玉的世界第一步，是分辨是不是玉，這種分辨不只是知識的累積，常常是直覺的反應。

如果我們把這個故事往人生推進，也可以找到許多深思的角度，一是學習任何事物而成為專家都不是容易的事，必須經過很長時期的訓練。二是在成為專家之前，需要通識教育，如果做為中國專家，就要先對歷史、人文、哲學、思想、性格有基本的識見，否則光是僅一些普通技術有何意義？三是成為專家的第一步，應該有基本的判斷，有是非之觀、明義利之辨、有善惡之分，就如同掌中的寶玉，憑著直覺就知道為與不為，這方可以說是進入知識分子的第一步了。這世界上任何有價值的智慧，都不是老師可以一一傳授的，完全要依靠自己的體會，老師能教給我們寶玉，能不能分辨寶玉卻要靠自己，那是由於寶玉不僅在掌中，也在心中。

十八、母親的花圃

林懷民

一九六九年出國留學的時候，母親送我到松山機場。臨別時她說：「你儘管去，不喜歡美國就回來！不一定要拿什麼博士學位！」

雲門赴歐公演前，她千叮萬囑：「要好好照應舞者，要讓大家吃飯、睡飽，不要讓大家著了涼……」千言萬語沒有一句提到她自己的兒子。

臨行前夕，母親戴上老花眼鏡，湊著檯燈為我的牛仔褲縫補綻。綴補著，談話是意識流的：小姪子的新牙，父親的感冒，花圃前夜開了一朵曇花……忽然嘆口氣：「你跟爸爸一樣，運動神經不發達，也沒音樂細胞，怎麼會去跳舞？」燈火下，母親的問號有無盡的無奈跟低迴。

我的「庭訓」裡充滿了父親「震耳欲聾」的期許，卻記不得母親希望我變成什麼樣的人物——除了要我們兄弟做一個「有用的好人」。我成年後的發展事事使她震驚。外人提及時，她又「處變不驚」地告訴人：「他從小就喜歡的。」彷彿早有預感。

七二年回國教舞事出偶然，後來「玩物喪志」要成立舞團，母親苦勸數月，曉以大義，多次最後通牒。等我找定了練舞所，她卻靜靜送來明鏡數片。雲門之後，家裡變成我的客棧，晚間排練時，父母經常「散步路過」，在舞室門口悵望一陣。

母親出生新竹望族，留學東京。偶爾提到「學生時代」，不外是草月流、音樂會、咖啡屋……光復後遠嫁「下港」鄉間，跟著父親荷鋤下田，挑糞施肥。父親從政後，母親裡外一腳踢，在家拮据幼弟理家務，手中一把戒尺督促我和弟妹做功課，父親電話一響，彷彿只是五分鐘，她又打扮齊整出門去了。夜半醒來，隔著蚊帳只見她跪坐桌前為家用赤字傷腦筋。

如今提將起來，她只說，嫁給父親把她的「神經線」訓練得又粗又韌。五十之前，她為父親的競選擔驚受怕。五十之後，她為雲門公演的票房捏把冷汗。銷售不是雲門的作風，她只有乾著急。

看到觀眾如潮，母親的驚多於喜，因為始終沒心理準備要作「藝術家的母親」，也不十分明白為什麼大家對她的兒子的作品會有興趣。然而，她是最積極的觀眾。

幾乎每一個台灣農村，都會有一座寺廟，儘管供奉的神明十分混雜，而信徒們的虔誠則無二致。人生在世，大概都有人力所無可奈何的事，不得不尋找一個精神上的寄託，以求得聊勝於無的慰藉。農民素來「看天吃飯」，他們生活中的苦難，無疑地要比其他的行業多，他們對神明的依賴，也就更深了。

吾鄉也有一座大廟，座落在村子的中央，說起來很慚愧，廟裡供奉的是什麼神明，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不過，小自小孩的收驚好搖飼、外出的子弟求香火袋保平安；大至風水厝宅方位的選擇，吾鄉的人都要到大廟求神問卜，請神明為他們指點一條明路。

每年的五月節和拜平安，是大廟的例行大事，廟裡的神明要出巡，鑼鼓喧天，鞭炮聲不絕於耳，煙霧瀰漫中，村中唯一的石子路兩旁，吾鄉的人手持清香、供桌上擺滿三牲酒禮，他們兩眼微闔，嘴裡唸唸有詞，一樣的誠意、一樣的祈求。

廟口就更熱鬧了。收成好的年歲，本來敬神就一向慷慨的鄉親們，會不惜重金到外地去聘請戲班來酬神，大多數時候請的是布袋戲，所以我們在還不知孔子、孟子是何許人也的時候，大俠一江山、百草翁等草莽英雄，卻早已耳熟能詳、琅琅上口了。除了布袋戲，鄉親們偶爾也請來「大戲」（即歌仔戲）；不過，我們小孩不喜歡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哭啼啼的「大戲」，倒是布袋戲那種千變萬化的情節，以及電光石火的熱鬧刺激，更能吸引我們。

廟口做戲的時候，有不少攤販聞風而來，各色各樣的吃食擠滿四周，把老早就儲備的零用錢（雖然少得可憐）裝在口袋裡，買一串甘草芭樂或一包燒酒螺，一邊看功夫莫測高深的百草翁把那些妖道逗得團團轉，一邊咬著甘草芭樂或吸吮著燒酒螺，眉飛色舞地，覺得天地萬物瞬間都可親可愛起來。

廟口兩旁各有一排燈籠樹，陰涼的樹下是「土猴」的家，結伴提著瓶瓶罐罐到廟口去灌「土猴」，是我們放學的消遣；廟口正前方有一棵大榕樹，枝榮葉茂，樹底下是上了年紀再也不必下田的老人家開講的地方。老人家做了一輩子土牛，吃重的農事消磨了他們的青春和體力，歲月在他們臉上刻劃又深又長的痕跡，當他們叨著紙煙，眯起雙眼的時候，你很難猜想他們心理想些什麼，人生如夢，他們是否還有夢？

二十、永遠不老的人

楊 逵

今天，十二月十六日，是今年來最冷的一天，起床號吹過好久了，洗臉池邊還是冷清清的。許多同學都懶得洗臉，有的還躲在被窩裡，非到集合號響就不想起來了。

打一盆洗臉水——本來是要排隊的——我慢慢的打，端到公園裡去。因為洗臉的地方太擠，我才到這裡來。

強烈的風「唳唳唳」的叫，「咻咻咻」的吼，一陣接上一陣，颳得站不住腳。它衝擊著山面的聲音，敲著營房的聲音，刮著草木電線的聲音和海濤碰著岩石的巨響，高的低的混在一起，嘈雜難聽。

「今天到山上水池洩一洩，不錯呀！」

老李看我差一點就被風颳倒，臉盆水潑得滿身濕漉漉，開玩笑的說。

「不錯呀！不錯呀！」

從學會游泳，海邊與山上的水池是我們唯一嚮往的地方，近日被調苗圃，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去了。他是輕公差，也很少有機會去，我們可說是同病相憐的了。

有人害怕我們受涼，事實恰恰相反，這樣的磨練倒使我們的身體結實，本來很容易感冒，與阿司匹靈結不解之緣的，自學游泳以來，就很少再需要它了。

自參加五千公尺賽跑之後，常有人說：

「你這麼老了，還要跑五千公尺？」

照我們的古老觀念，信仰人生五十的話，我的確也老了。再過半個月，新年一到，也就完了。不過，我是不信它的。

「這是壽命，有什麼辦法？」

聽到失敗主義者這樣嘆息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他是七十歲死的，但在我腦裡，他是一個永遠不死，永遠不老的人。

這位老朋友姓余，是個種地的人，在我們從事抗日鬥爭的時候，他時常和我們在一起，為組織農民與宣傳民族思想，他負起了他的英勇任務，爬山越嶺，到深山中的部落去。那個時候，我才廿幾歲的小伙子，爬山爬得腿都硬了，他卻一點倦意也沒有，到他去世之前還是這樣。

他的身體同他的精神一樣，是磨練出來的。自學游泳以來才真正體會到這個秘訣。

二十一、野柳無柳

季薇

崢嶸有奇石 野柳並無柳
弄舟戲碧浪 放眼看浮漚
野柳無柳，有的是怪石頭。

嫵媚的青山，像一隻多情的手；伸出豐滿的胳膊，把詩情畫意一齊攬進懷裡來。

藍天與白浪，雲彩與海鷗。

刻石的羅丹，也許黯然失色。如林的怪石像些可愛的野獸，馴伏、崛起；插立、挺秀。似怒還笑，沒有尖牙利爪，溫良樸厚，可以和我們做朋友。

山履岩、女王頭。

平臥海邊，力刺青空。神奇的鞋子，不知是否真是仙人遺落？端麗的女顏，的確威風八面，而丰神無限。

大自然的刻刀，鋒利而有情。不知是從何年何月開始，默默佈局、靜靜結構，使平凡的海石，變成奇幻的作品！

藝術創作，沒有秘訣，也有秘訣；貫注熱心和熱情，窮年累月，孜孜不息。

大匠本無心名利，埋頭用功，也許只是追求精神的怡悅，和心靈的滿足；滿足了自己，猶嫌狹窄，博大寬厚，更求滿足他人。藝術，無非求美求真而止於至善，最不可缺少的，是一顆愛人自愛的心。

靜看青山碧海，默察多彩人生。

世事果真詭譎多變？人生果真險惡無常？而大自然對於萬事萬物，一體包容。一切塵思俗慮，無非眼界太小。萬物之靈，何苦畫地自囚？

是非善惡，爽然自有分界。為善去惡，天地自然更寬闊；心與心的距離，必然縮短。

青山何等莊穆，碧海極度博深，移撮土不減其高，取噸水不損其深。險惡多變，不足憂慮恐懼。只要愛心常在，慧眼常開，濁浪排空，終歸水淨沙明。

多少漁船出海，多少漁船歸來。

金魚銀魚滿海，如不辛勤工作，空船還是空船。

船輕吃水淺，船重自然深。那船身的吃水線，真像一支尺，清清楚楚量出你是不是一个好漁人。

最近讀到一段文章，說畢卡索時常在晚間起來捏黏土。畢卡索雖然也留下不少精緻的雕塑品，在本質上，他是一位畫家，他的主要努力和成就，應該是在繪畫。

那段文章中說，畢卡索晚間起來捏黏土，是想保持手指的靈活。早晨，在公園中時常看到一些人手裏握著兩顆鐵球，在指掌間不斷轉動。這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想阻止手指的僵化，是基於健康的理由。手指算是人體的末梢，但是，人體的健康，往往需要從多方面去照顧，決不能有任何的忽略。同樣的理由，藝術的生命，也需要從多方面去照顧的。

實際上，對一個畫家言，手指決不是末梢。手指和眼睛一樣，本身就是藝術的手段，也是藝術家的生命。

畢卡索捏黏土，除了防止手指的僵化以外，也是想把更多的關注和力量集中在一件事物上。對一個藝術家而言，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力行。棒球選手練球，棋士打譜，都是力行的道理。

聽說一位高段棋士，同時可以記住好幾盤棋，但是最確實的方法，還是打譜。這是能成為高手的條件，正如要成為好的選手，就必須不斷練球一般。

畫、捏黏土，看來好像不相關。實際上，這是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下圍棋的人，往往也下象棋。這並不是想做兩方面的高手，而是想從不同的領域中，領略到相同和不相同的道理。同樣，打球的人，在練球以外，還要練跑步。看來是無關，實際上卻是一體。

不知誰說過，天才是一種偉大的專注。不但要專注於一件事，而且還要聚集所有的力量於這一件事。

我不知道如何界定天才，我也不敢說，專注一定會產生天才。但我可以說，專注和不斷力行，可能就是藝術的奧秘，也可能是一切事業的成功之路。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朱熹「觀書有感」

我一向認為「知識就是能源」，並且深信追求與時俱進的知識是多元化社會的國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特質。

當前，經濟上是我們以「躋進世界貿易大國」自許，文化上又以「提高國民生活素質」惕勵。前者是島國的經濟路向，也是全民福祉的基礎；後者是國民的存活理想，也是民族文化的終極關懷。一般說來，完美的人生應建立於經濟（物質）與文化（精神）生活的充實調適上。其中的樞紐容或見仁見智，但是由「讀書」入手恐怕是不二法門吧。王安石曾見證云：「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讀書，是自我充實，也是自我教育。讀好書，可以攝取最新科技資訊、改善經營的觀念、提高生產力，以維續已有的經濟成就；當然，讀好書也可以培養純正趣味，啟迪道德理性，化成高貴氣質，以完成活潑的文化智慧與高度的社會秩序。

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富裕而不讀書的人，很容易物化窄化，成為經濟動物。由於物慾蠱惑而造成生命的盲點，其後遺併發症可能是：心靈昏晦、道德墮落，低級趣味泛濫，社會風氣敗壞……

在富裕的物質基礎上，追求高貴的精神生活內涵，絕對有助於人生意義的充實與人生路向的導引。為這，我們就應該在匆忙的人生旅途中撥出一點時間來，好好讀些書，體會別人的智慧，攝取能源。

不過，書海浩瀚，最好抱著開疆闢土的精神，由點而面，循序漸進，人文、社會、自然兼顧，以養成均衡純正的讀書趣味。如此，才不會染上知識的「偏食症」。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生命的新能源，開展活潑潑的生命。

朱熹「觀書有感」所透露的，就是這麼一個發人深思的心態與人生！

那是一個尷尬的記憶。一封情書，它始於浪漫的想像，而終於戲謔的結局。至今我仍記得它笨笨傻傻的氣味，令人想起帶點油垢味的木料地板，肥滾滾的小黑狗沒命地搖尾示好，或是企鵝走路的滑稽。這樣的形容未免污蔑情書的浪漫，褻瀆了它的唯美，可卻絕對忠於當時的感受。

回想起來，那真是一段荒涼的歲月。同年齡的友伴臉上，或多或少都有忍不住的青春爆裂，光潤的痘子那麼飽滿瑩亮，甚至紅得有些刺眼，像在嘲諷我徒有品學兼優的虛榮，內涵卻如此貧瘠，一年下來竟然孵不出幾顆像樣的青春之籽。好不容易額頭有點小小的騷動，那膽小的幼芽卻畏畏縮縮的躲在瀏海後面，似乎深以炫耀年輕為罪。

也許是青春的力量太龐沛，我特別喜歡耗費大量體力的運動，尤其是打羽球。只要逮到機會，我總不會放過殺球，刷！快、狠、準。瘋狂的力道。球不偏不倚，恰好落在邊界上！漂亮！好像幹掉一個世仇大敵。當然，最好對方被那突如其來的狠勁嚇一跳，我便因此得到類似惡作劇的滿足，一種復仇的快感。因為無法忍受那種殺氣騰騰，欲置人於死地的揮拍方式，女隊友後來紛紛離我遠去。我更樂得和精力過剩的男隊友廝殺，他們回我以更強悍而有力的反擊，挑戰我源源不絕的鬥志，充分滿足我的暴力美學。球場成了我的殺戮戰地，每一次的殺球都十分愉悅，好像處決演算不完的數學習題。我在汗水裡揮霍過剩的青春和躁鬱。

鬱悶的青春期，人像活在沼澤裡。鏡子裡的自己渾身散發出一股帶著體制和規矩的呆板氣息，那樣聽話的髮長，那麼不逾矩的乖巧表情，正派善良的眼神，和絕對不敢短過膝蓋的裙長。該死的白衣白裙，讓整個人形如學校的零件，和硬體契合無間。

沒有人陪我廝殺時，我便游泳。因為早早回到家的我，總有說不出的焦慮。無論有多少積累的功課，都制止不了泡水的強烈慾望。也不知道從哪兒來的精力，我可以從赤道如火的夕照游到星光滿天，從躁熱到平靜，泳池吸納了我的憂鬱，難怪池水藍得那麼美麗。

就在這樣枯淡的日子裡，我發現了那封情書。

它的空降令我不知所措。受了驚嚇似地在尋找一個可靠的藏匿處時，我的心情充塞前所未有的慌亂和狂喜。我不知它如何潛入我的書包，事先沒有任何預兆，我的眼皮沒有跳，耳朵沒有癢，也無沒來由的打噴嚏，游泳時既沒抽筋，打羽球時也沒擊傷自己。周六整理書包時，啪！它就這樣掉出來了。

生長在南國的孩子，你見過雪嗎？你愛雪嗎？也許曾點綴於你生活篇頁上的，只是碧於天的春水吧？

在我的故鄉，到了冬季，是常常落雪的，紛紛的雪片，為我們裝飾出一個銀白的庭園，樹，像是個受歡迎的遠客，枝上掛了雪的花環，閃爍著銀白色的歡笑。

我喜歡在落雪的清曉到外面去散步，雪後的大地是溫柔而寧靜的，一點聲息都沒有，連那愛聒噪的寒雀都不知躲到哪個簷下尋夢去了。我一邊走著，時時回顧我在雪地留下的清晰的腳印，聽著雪片在我的腳下微語，我不知道那是抱怨還是歡喜？

有時，我更迎著雪後第一次露面的太陽，攀登附近的小丘山，站在那銀色的頂巔，等著看雪溶的奇景。

雪封的山，原像一個耐人思猜的謎語，被一層白色的神秘包裹著，它無言語，它無聲息，它不顯露一點底蘊，是靜靜的坐在那裏，毫不理會我這個不知趣的訪客。但朝陽是有耐性的，它似乎比我更有耐性，它慢慢的在那裏守候著，以它的溫熱，來向雪封的山丘做「煽動性」的說服。不知什麼時候，那神秘的山巒「內心」開始起了變化，它發出一陣輕微的碎語，我趕緊低下頭，呵，多動人的畫面呵，這山丘的無縫銀衣，像是一個聖者的長袍，被無數虔誠者的手撕碎了。同時，那發亮的銀綢上面，更像蜿蜒著許多透明、活潑的小蛇，它們在欠伸著輕盈腰身，嘻笑著，婉孌的向著山坡而去，不多時，山巔乃完全呈顯出它土褐色的岩石，同一些枯萎的草案、松針，而山腳下是誰在唱歌呢？當然，是那一道由雪水匯成的清亮小溪。我忍不住捧了一掬，那淡藍的如同自鹽湖汲來的雪水，那微涼，一直沁透了我心脾，多可愛的雪呵，誰還記得它翩然而來時，那片輕巧的翅膀呢？

有一次，正值雪後，天已晴霽，空氣像是水晶般的透明，沒有煙氛，沒有霧靄，我和一個同學自學校的後門走了出來，走過那道積雪未消的木橋，向古城中的前門走去，將整個的一上午，全消度在那古色古香，猶保持著我們東方情調的打磨廠——那是古城一些老店鋪聚集開設的地方，我們欣賞了不少店鋪的招牌，尤其美得悅目的是那一家挑掛在門外的，猶存古風的褪色酒旗，那深杏色的布招子上，還綴著幾點細碎欲溶的雪花，在風中輕輕的飄揚，看到它，我們似乎讀到了一首唐人的小詩。歸途，沿著城牆根走回來，一個駱駝商隊，正預備出城，那黃色的駝峯，襯著雪地，竟像是一閃的斜陽，多少年來，我忘不掉那鮮明的一筆。

走在黑暗的隧道中，風從冷寂無聲處襲來。暗黑，使得週遭的岩壁顯得詭異、腳下的道路顯得崎嶇，偶而從巖穴之間滴落的冰涼的水珠，也分外森冷。眼前，是無光的世界，前景莫測，連走過泥地的腳步聲，也宛如寫在命運交響曲上零散的音符，起落著忐忑的憂傷與悲愁。

這隧道，空洞異常。腳步行過的聲音，迴響著空洞的回聲，應和著旅人疲憊的喘息，應和著一絲茫然的空無和恐懼，在旅人步入隧道之際，醞釀開來的是墮入深淵的情緒：無依，無靠，無牽無繫，不知迎面而來的將是絕望的死域，或者嶄新的新生。走在暗黑的隧道中，彷彿掙扎著手腳的嬰兒，在母親的子宮中，等待臨盆，等待降生，卻無法預知未來的命運。

這隧道，因而使旅人的前路陷入不確定的空洞，也使旅人的腳下映現繁複莫辨的轉折，暗黑，使得腳下的路徑，崎嶇之外參雜了泥濘，塵土、水漬、泥漿、凹陷的水窪、凸出的石礫，在摸索前進的腳下傳送繁複而詭譎的情境，安全與危險、仆倒與穩健、陷溺與拔出，生與死，都在腳步起落瞬間交疊復蹈。旅人無法確知下一步走向何方，也無法確定下一步踏向何處。陰暗的隧道中潛伏著重重危機，必須依靠一絲光芒偷偷瀉入，才足以讓旅人感受到希望與轉機的照拂。

陷身隧道的旅人，憑靠感覺，憑靠眼、耳、鼻、心，憑靠揮動的雙手、持續前進的雙腳，在一片黑暗中摸索、觸探。風敲叩在岩壁之間的聲響，水珠滴落在泥地上的聲響，雙手觸及的虛空，雙腳踩踏到的實在，其聲輕悄，卻沉重而迅疾地傳達旅人的心，用來揣度、臆測下一步的行跡。黑暗的隧道，考驗旅人的，與其說是絕望無靠的環境，不如說是茫然無依的心情。入口早已隱沒，出口尚未現身，跌落深淵的旅人只好懷憂前行，在更加陷墮的隧道中等待尚未到來的光明。

直到前方出現微光，逐漸加大，化為明亮的洞口，黑暗這才清晰可辨，徹底脫離不確定的情境，從旅人的心靈逐步撤走，一如山嵐在晨曦中飄散。洞口的光，是旅人的朝陽，牽引著旅人的步伐，邁向可以脫深淵而出的所在。黑暗被確定在光明的身旁，黑暗因為光明的介入而被旅人看見——看見黑暗中的隧道原來不是沒有出口的深淵，看見岩壁間的巨石原來有著嵯峨的臉龐，看見腳下的泥地原來隱伏著崎嶇與不平，從而知道如何舉步，如何落腳，知道脫離黑暗還有多少時刻，走出隧道還需多久。微笑，在確定黑暗的同時，從旅人的臉上綻放。

洞口的光，是黑暗的光，照亮的是黑暗；洞口的光，是黑暗的火炬，燃燒的是希望。從看到前方出現的一線光芒開始，黑暗才與恐懼分離，黑暗才擁有砥礪的意義。

整座山林是一架故障的鋼琴，雨滴像千萬隻指頭紛然齊下，彈奏出各種奇奇怪怪的聲音。山勢被溪澗溝谷所切割，起伏不平，從山腰走到筍寮，要經過六七座竹橋，雨後格外滑溜難行。我肩挑重擔，輕移腳步，緩緩向筍寮挺進。

筍寮築在山澗附近，水聲很快就在耳膜上生根，如石上的青苔那樣綿密而頑強。我們用對剖的竹幹為導管，從地勢稍高處，引水到寮邊。傍晚舀水沐浴，一股冰涼的感覺滲入骨髓，轉成意識，恍惚間使人擁有與山林等同的氣質與體溫。

吃過晚飯，母親在洗衣，父親在磨刀。我們或者啖食寮邊敲落的蓮霧、木瓜、龍眼，或者把玩那收音不良的啦唧窩；或者默然而坐，在飄搖的燈燄中，品味山林的騷動：澗水摩過岩壁，投入險湍，倉皇滑向長滿水草的淺灘。

清晨搬出矮凳，坐在簷下，就著逐漸發白的天光看報，半小時之間，視線由模糊轉為清明，紙上的鉛字就像沉埋多年的碑文，經過清水洗滌而逐一浮現。三十尺外，一匹潔白的瀑布，懸在石壁，嘩嘩的水聲，伴奏著繁複的鳥噪蟲鳴。

山裡的日子，像跌落的竹葉，在地上靜靜堆積，然後悄悄腐化為土、分解為泥。整天在山徑竹叢間勞動，身體裡面始終存蓄著各種痠疼的感覺，尤其是與筍擔周旋的肩膀、與山勢抗衡的小腿，更是深刻明確。可是精神並不萎靡。輕微的痠疼好像某種藥酒，足以爽身提神。

清晨坐在簷下讀報，心思特別靈敏。在山裡勞動筋骨，所見無非鳥蟲草木，眼睛渴念的反而是文字。每天讀報，讀的自然是一些舊報。渡水翻山，來筍寮長住，行囊中除了米菜與刀斧，就是這堆可供包紮鋪蓋的舊報紙。好在中山有節氣而無甲子，所謂時間觀念是草木的消長、天地的明暗，而非何年何月幾點幾分。去「時」而看「事」，反而能看到所謂時事的本質。在鳥蟲環伺下，對文字更加敏感，讀著舊報卻彷彿讀著新詩。

當最後一縷霞光點燃黃昏，時間靜靜地流著，流向幽暗的黑夜。教堂的巨影漸漸模糊擴大，漸漸蓋住右面的十字路。而後一切便在黑夜。而後一切便在黑夜的巨掌裡。

路燈下，夜像沒有意義的站卡。

沒有停泊，沒有守候，也並不獨坐沉思，因為生命沒有停泊。當曙光升起明天的第一縷光芒，升起另一個站卡，唉！別盯著那盞在庭院中默默地燃燒的晚燈；別盯著淡淡的光吐成玫瑰色的幽雅。也不一定哼著守塔人那樣的曲調，誰能知道，你脣邊流露著神祕的笑意，流露著聽不見的喜悅。

教堂的鐘聲隱隱響著，路燈昏暗地照落街巷。鐘聲之外，路燈之外，誰知道路程有多遙遠？只是鐘聲隱隱響著，沉厚的密度瀰漫像遙遠的天際，瀰漫於星星閃爍在脣邊點燃一支聖歌；一座玫瑰色燃燒的城；一座靜默的庭院；握環鏽斷的銅門；餵機器齒輪以一寸一寸的光，像蠶般啃食嫩綠的桑葉，沒有可以辨認的自己，沒有莊嚴的意義，而你仍笑著，以破碎得承載不住的聲音笑著，日落之後，無人再去爭論存在，重層的黑暗遮護不了什麼，也孵不出蛋殼裡的一隻雄雞的明日。升起的慾念在心際掙扎，在急旋的方向上，站在此端與彼端都一樣，並不預卜什麼的，路標仍冷冷地指著漫長而單調的路。

寂寞像遠方搖曳的點點村燈，在此渾沌寂靜的夜，並不需以往昔的足音踩響你的喜悅。存在是痛苦，但你很快便會忘記，忘記剎那的悲喜。或者像一顆流星，像凜然自焚的火種，投一生的憂戚於一瞬。或令生命的火種深埋于萬潯之下，於黃昏的夜。而你何嘗知道路標伸向何方？像水泡般的記憶正自心中升起，另一個夢升起，升起必將升起的幻影，升起流星般的憂鬱。

教堂被推向陰影裡，你的思維好比螢火蟲般閃著，閃著一些殘餘的記憶。教堂的燈光幽淡得伸不出矮矮的短短堞垣，伸不出蒼苔蔓延的紅磚石階，讓它躲在夢裡吧，躲在上帝的圍牆裡，等待一隻引領的手。讓一切都尋覓夢之路，但一切都要裸露，一切都很單純。且把自己置入黑暗的透明裡，為什麼也勾繭中蛹的記憶呢？衝破重層的黑色，你便完成另一個屬於飛翔的投生，屬於多彩向光的存在。

光像冷峻的笑聲投射過來，你乃拼命地踐踏自己長長的影子。黑暗裏你已厭倦的心底。

二十九、美麗的繭

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讓我保有我的繭。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思索時，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以回憶為睡榻，以悲哀為覆被。這是我唯一的美麗。

曾經，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怎麼回事呀？它們開得多美！我沒有忘記自己睜在花前的喜悅。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教給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每一度春天之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

如今，彷彿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三月春風似剪刀啊！

有時，把自己交給街道，交給電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隨便坐著，有人來趕，換了一張椅子，又有人來要，最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這才是自己的。被註定了的，永遠便是註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強都是徒然，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不管願不願意。乖乖隨著安排，回到那個空間，告別繽紛的世界，告別我所深愛的，回到那個一度逃脫，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當鐵柵的聲音落下，我曉得，我再也出不去。

我含笑地躺下，攤著偷回來的記憶，一一檢點。也許，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也許，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便急著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嚐遍。很認真，也很死心塌地。一衣一衫，都還有笑聲，還有芳馨。我是要仔細收藏的，畢竟得來不易。在最貼心的衣袋裡，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喚幾次，感覺那一絲溫暖。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落，懷抱著它們入睡，已是我唯一能做的報答。

夠了，我含笑地躺下，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麗的繭。

每天，總有一些聲音在拉扯我，拉我離開心獄，再去找一個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來。她們比我還珍惜我，她們千方百計要找那把鎖解我的手銬腳鐐，那把鎖早已被我遺失。我甘願自裁，也甘願遺失。

對一個疲憊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話都像一個個彩色的泡沫，對一個薄弱的生命，又怎能命它去鑄堅強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麼就任它的性子吧！這是慷慨。

強迫一隻蛹去破繭，讓牠落在蜘蛛的網裡，是否就是仁慈？

只要是肯於凝神去諦聽就可以懂得萬物的語言。像我剛才就是，我僅在那個山腳下作了一次短暫的佇立，各種的聲音便已盈耳。

首先聽到的，是在我們身邊不遠處樹底下那幾棵小草的聲音。它們說當它們在樹底下付出相當的忍耐之後，再也不打算懼怕那棵樹的巨大身軀了。它們為了自己的成長和健壯，將要把它們的枝葉自樹底下伸探出來，以便吸納更多的陽光和雨露。它們也將把它們的根鬚在地下作更深遠的鑽鑿，以便吸納更多的水分和營養。

一條小溪自遠處匆匆走過，我也聽到了來自小溪上的萍葉的聲音。那聲音中充滿了哀怨和悲傷，萍葉們一直都在抱怨著小溪為什麼走的那麼匆匆，為什麼不給它們一個駐足的機會，好讓它們有所喘息，有所休養。

時序才剛剛邁入秋季，一群群的葉子們便開始計議著它們對付隆冬欺凌的方法。它們已經決定，將要盡全力來維護它們的枝頭，因為枝頭就是它們的陣地，枝頭就是它們的家，它們的子孫將要在這裡一代代的接續著它們的歷史。葉子們說，萬一它們抵擋不了嚴冬的侵襲，它們將要新生一代的芽兒們接著奮戰下去，直到把冬攆走。

在南山的峭壁間緊緊抓住那塊大石頭的一塊枯木，也耐不住沉默了。我看到，當一群遊客從它的山下走過時，其中的幾個曾經對這塊枯木投以輕視的眼色。那棵枯木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最慣於察言觀色。它已經知道哪幾個遊客對它投以輕視眼神的原因，因此，它便對著它們喋喋了起來。它說。旅人哪，不必以這種眼神看我，我枯禿的身貌並沒有什麼醜陋，我是代表一種成熟，一種完美。看到沒有？擁簇在我前後左右的這些樹棵們，都是我的子子孫孫。旅人哪！你們攀爬到這山上來，不是為了捕捉風景嗎？該知道，我就是風景的締造者嗎？

又是一陣笑語自山中飄了過來，可能是山說的，也可能是谷說的澗說的。它們說給風聽，它們說風是很傻的，說風為什麼老是扭曲哪些炊煙呢？為什麼老是要去掀皺那些平靜的水面呢？為什麼老是要去追趕那些雲呢？結果怎麼樣，沒有一縷炊煙會被風所吹斷，沒有一塊水面永遠是皺著的，而曾經被追趕過的雲，也沒有一塊會迷失方向的。

我在很久很久就懂得諦聽了。記得當我要離開那片土地的那一年，我站在一處擠滿了人群的海灘上，就清清楚楚的聽到背後的那一群山的抽泣，哭訴這要我不離開。這多少年以來，我也一直在聽到那一群山對我呼喚，呼喚這我的名字，要我早一兒回去。